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口 12
2893
6



口 12
2893
6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六

南海康有為更生學

宣公

名倭周匡王五年即位

一年春一月公即位

一年春二月公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君述口

說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孔子別嫌

明微弒君者欲得君位故書即位以加其意深惡之也穀梁傳曰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文也

有母言如者錄內諱無貶公文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六

宣公

萬木草堂叢書



三月公子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

三月公子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

三月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曰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喪者大哀娶者大吉禮吉凶不相襲况于父母大故而忍爲男女之歡乎春秋時本有喪娶之例孔子託此貶之今律文喪內禁不得娶用此義歐美亦同之此亦人情之至也又明君爲一國之主臣民不敢貶之以尊君也此一義也然君實有惡不得不貶故託夫人而貶之又一義也夫人與君爲一體故吉凶得失共之此又一義有姑則行婦禮

示尊姑也詩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示夫人雖尊更當尊姑也此又一義魯史原文當無婦字當有公子夫人氏字孔子刪之以託譏喪娶之義又增婦字以明有姑之義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無說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公羊傳曰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旣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傳曰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何君述口說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爲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
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墨實於叢棘三歲不
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
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
不可奪親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
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此明大夫得罪有三年待放之義又明
大夫有罪可放而不可刑又明疑獄三年乃定有大喪三年不使
四義皆忠厚之至也平世用輕典大夫放而不刑其近平世之義
故曰近正後世之妄誅大臣乃至黨戮菹醢其非正自見也後世
惟宋時待大臣有罪多貶謫而不殺頗得此義否則李固崔浩之
冤接踵矣今歐美亦同之其有大罪者不過囚或流之荒島其得
孔子之意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無說

公子遂如齊

無說

六月以濟西田賂齊

六月以濟西田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羊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
赤之賂也何君述口說曰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所誅
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
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穀梁
傳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此惡篡弑行賂又惡
受篡弑者之賂魯史原文當作以濟西田賂齊孔子削之改作齊

人取濟西田以兩譏之

秋邾婁子來朝穀梁無雙字

無說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穀梁傳曰遂繼事也何君述口說曰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趙盾之師于斐林伐鄭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趙盾之師于斐林伐鄭
斐穀梁傳作斐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公羊傳曰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曰善救陳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

則著其美也不修春秋當作趙盾之師孔子削之以明君不會大夫之義又善其救陳而美大之故書地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周之柳

冬晉趙穿帥師侵周之柳柳穀梁傳作崇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公羊傳曰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何注

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不修春秋當作周之柳孔子削周之二字以明不

與伐天子之義此為煌煌大義賴筆削以見至明益以見偽左直書而事自見之非也周遷微弱夷于列國故晉敢伐之同于兩國

晉人宋人伐鄭

穀梁傳曰伐鄭所以救宋也此亦伐魏救韓之術

二年春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二年春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華元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穀梁傳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何君述口說曰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耻辱及宋國不修春秋當無宋字孔子增之以著帥獲辱國之義又明得三軍之心以救之者雖獲不大病兩家所傳不同然皆孔子之大義也

秦伐晉

秦伐晉

秦師伐晉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

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此惡用兵無已構怨結禍之義託師字以明之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無說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

獯穀梁作臯

秋九月乙丑晉趙穿弑其君夷獯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

子止見孝子之至不修春秋當作趙穿孔子用舊史狐之文改作趙盾以責不討賊者卽爲弑君以常人言殺人者猶抵死况弑君乎趙盾不討穿是陽避弑名而心樂弑事孔子責之乃義之至非過也成濟之弑帝髦是成濟乎抑司馬昭乎此不待言矣然司馬昭且殺成濟猶不能免弑罪况盾並不討穿盾之罪且過于司馬昭矣

冬十月乙亥王口口崩

冬十月乙亥王口口崩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無傳蓋匡王也

三年春正月郊牛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正月郊牛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傳曰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君述口說曰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禮也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牛死乃不郊此明慎養帝牲以敬天近推人道以接神內出必有匹外至必有主此通微合漠之

至言也不修春秋當無之字孔子加出以著祀天不敬之過

葬匡王

無說

楚子伐賁渾戎

賁穀梁傳作陸

無說

夏楚人侵鄭

無說

秋赤狄侵齊

無說

宋師圍曹

無說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薨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薨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無說

口月葬鄭繆公

口月葬鄭繆公

葬鄭繆公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弑故略之也不修春

秋當有月孔子削之疏云舊本無注

四年春一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公伐莒取向

四年春一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公伐莒取向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公羊傳曰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何君述口說曰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平也月

者惡錄之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不修春秋當無莒人不肯四字孔子增入以爲取向諱以惡行義爲利若俄德之平日本取我遼東而俄自取旅順德自取膠州皆行義爲利春秋所惡也

秦伯稻卒

無說

夏六月己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無說

赤狄侵齊

無說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無說

冬楚子伐鄭

無說

五年春公如齊

無說

夏公至自齊

無說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穀梁傳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此明貴賤不相接夫婦之義今歐洲諸國猶然此亦據亂之風不得已者也升平之世人道漸平則不能繩以此例

口口叔孫得臣卒

口口叔孫得臣卒

叔孫得臣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不修春秋當有日而孔子削之託明人臣知賊而不言之罪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公羊傳曰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穀梁傳曰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何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此明女及婿偕甯之義春秋舊俗男女相悅而定姻偕行而游見如今歐美然在據亂世之義以重父子而繁人類當男女有別故負教戒若升平之世則男女權漸平則不以爲嫌矣至太平世則女

權一切與男子平且皆謂之人同爲執事並無男女之異更不能以此例繩之蓋人道如環撥亂世矯枉過甚當與亂俗相反而升平太平則漸轉近于亂世但外形近而精意教化實最相遠則以久道化成人人有士行故也

楚人伐鄭

無說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帥師侵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傳曰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犇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趙盾

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趨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殮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殮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

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葵呼葵而屬之葵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踰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葵不若臣之葵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穀梁傳曰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何君述口說曰据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也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

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餞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閨者知外朝在閨外內朝在閨內可知古者士大夫通曰子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甚於重門擊柝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不修春秋當有帥師二字孔子削之董子繁露再見趙盾春秋之赦盾也明非實弑君書盾弑以正君臣赦盾以宥賢者君臣皆共治天職以爲民牧雖有貴賤而階級相連不如後世天壤之絕故孟子曰天子一位至孔子定相見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所謂使臣以禮也漢時猶唱云皇帝爲丞相起皇帝爲丞相下興漢用秦禮然則秦尊君卑臣猶爲丞相起六朝至唐大

臣猶得坐論至范質王溥以故朝宰相遇宋太祖受禪震畏過度不敢坐遂爲例然猶得立侍蒙古入中國以軍容入國容以野蠻亂文明臣下見君乃有跪禮明世因之天子坐受王公宰相之拜跪乘輿經過王公師相跪接道旁如蟻絕不顧視不能比古者一士人式几之禮况下階及興席乎卽功德殊異恩宴歡洽間有賜坐者亦以墊賜坐于地明世百官見親王外僚見督撫小民見長官亦用跪禮不平之甚其去升平太平亦遠矣歐美君主見臣有興席握手之儀雖不能比孔子之制亦庶幾得共治天職者哉

夏四月

無說義見前

秋八月

蠲穀梁作螽

無傳

冬十月

無說義與前同

七年春口口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七年春口口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穀梁傳曰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且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削之以著前定之盟可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

無說

秋公至自伐萊

無說

大旱

無傳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無說

八年春公至自會

無說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有疾乃復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有疾乃復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公羊傳曰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君述口說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尙不當反况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敖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爲重敖當誅遂當絕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不修春秋當作有疾

孔子改爲至黃明奉君命有喪有疾皆不得反又明有喪者君當遣人代之後世皆行遣代之制卽用此義

辛巳有事于太廟

無說

公子遂卒

公子遂卒于垂

仲遂卒于垂

公羊傳曰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爲弑子赤貶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何君述口說曰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卒乃貶者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公逐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貶也貶加字者起嬰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

外禮也日者不去樂也穀梁傳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不修春秋當作公子遂卒孔子削公子加仲字又加于垂二字以貶弑賊而明卒外地當有禮又明君聞大夫喪當去樂卒事也一文三義博深切明矣卽貶弑一義特託于此文而不見于前文可見至理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君述口說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

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彤不絕据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人者据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孔子書此以明聞大夫喪當廢時祭並廢繹祭又明尸制也春秋去太古不遠故用舊俗立尸以像先祖唐杜佑謂南蠻中尙有此俗漢已不行尸制蓋此實太古之舊俗不可行于文明世也然尸以尙像也今刻像則猶尸之意歟古爲大夫至廢時祭厚于股肱至矣宋時爲公卿皆分別輟朝累日猶有忠厚之意

戊子夫人熊氏薨

無說

晉師白狄伐秦

無說

楚人滅舒蓼

蓼穀梁作鄆

無說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無傳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公羊傳曰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何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姜子禮卜葬從違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

以正日葬其君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吳日昃久故言
乃孔子曰其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詘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
不克葬者爲不得行葬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故不得行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
朝莫者明見日乃葬也此明喪不以制雨不克葬不得行禮則不
葬之義

城平陽

無說

楚師伐陳

無說

九年春一月公如齊

九年春一月公如齊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無傳何君述口說日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
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

公至自齊

無說

夏仲孫蔑如京師

無說

齊侯伐萊

無說

秋取邾婁之根牟

秋取邾婁之根牟

秋取根牟

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謹亟也何君

述口說曰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上有小君喪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不修春秋當作取邾婁之根牟孔子削之以著鄰國加禮其喪而伐取其邑大惡不可言故爲內諱也

八月滕子薨

八月滕子薨

八月滕子卒

無說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無說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無說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會口口口口葬晉成公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會口口口口葬晉成公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公羊傳曰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何君述口說曰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次之於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故纂也穀梁傳曰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不修春秋當作卒于會且有葬孔子削葬改爲卒于扈以明外死輕重之別故纂宜黜飾終之禮也外死別輕重則閔勞者當有等差故纂而削葬則纂位者身死不能免誅此爲後世卹典所自及追貶罪人所本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薨口口口口葬衛口公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薨口口口口葬衛口公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無傳何君述義曰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不修春秋當書葬孔子削之以著專殺大夫之罪

宋人圍滕

無說

楚子伐鄭

無說

晉卻缺帥師救鄭

無說

陳殺其大夫泄冶

穀梁傳曰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

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此明妄殺諫臣之罪明之楊繼盛近之楊深秀當從此例所以深誅暴主而重惜直臣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濟西田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濟西田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唐石經田字上增之字

公羊傳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穀梁傳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何君述口說曰其人民貢賦尙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物例皆時不修春秋當無我字孔子加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無傳

己巳齊侯元薨

已已齊侯元薨

已已齊侯元卒

無傳

齊崔口出奔衛

齊崔口出奔衛

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傳曰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何君述口說曰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彊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不修春秋當作崔口孔子改氏字以著譏世卿之義大同之法尊賢使能士無世官世乃太古舊俗非公理也所生之子安得盡賢一有不肖國民受酷孔子言公者故惡之但

去之有漸太平世去天子升平世去諸侯撥亂世去大夫蓋古之大夫皆有土之君也先去其輕者乃漸去其重治乃可爲此則並諸侯大夫而去之也從來執國權者有君主權有貴紳權希臘羅馬雖無君主而貴紳世權實世大夫也其害相等故魯三桓鄭七穆之法不可行今歐西各國多世爵執權而九品法行鄉里上選多出世胄近者吾廣東民局亦多世胄据之其他賢士大夫不能過問以其盤据深而枝葉多故也此亦諸侯世大夫之比皆在所去者乎

公如齊

無傳何注云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五月公至自齊

無說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無說

六月宋師伐滕

止無傳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無說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無說

秋天王使其弟口來聘

秋天王使其弟口來聘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

奈何母弟也何君述口說日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

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穀梁傳曰其曰王季王

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不修春秋當書其弟名孔子特改書

為王季子以著王者體親之貴也當時周室東遷夷為列國聘問

諸侯乃至用王子母弟之貴其降尊甚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賴穀梁無婁字賴穀梁作繹

無說

大水

無傳

季孫行父如齊

無說

冬公孫歸父如齊

無說

齊侯使國佐來聘

無說

饑

公羊傳曰何以書以重書也

楚子伐鄭

無說

十有一年春一月

十有一年春一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無說

夏口月口口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穀梁傳作夷

夏口月口口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爲信辭不修春秋有日月孔子削之以明明王法

憂中國之美楚本夷狄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文明卽爲中國

野蠻卽爲夷狄本無定體更無定地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無說

秋晉侯及狄會于欒函

秋晉侯及狄會于欒函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何君述口說曰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升平者以諸夏與內國平也比于據亂之世但私其國爲進化矣不修春秋當作及狄會于欒函孔子去及字改爲會狄以著內諸夏比于本國之義

冬十月楚子入陳殺陳夏徵舒

冬十月楚子入陳殺陳夏徵舒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傳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傳曰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不修春秋當作楚子入陳孔子削之改子爲人以明諸侯不得外討之義所以正權限不侵他國自主之權也然臣弑君子弑父得罪天理人人得而討之故外徵舒若非陳人也文曲而義盡矣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公羊傳曰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納者內



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何君述口說曰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此明凡君黨大臣鄰國得納之又明不干預他國內政制其用人自主權又美入人國不貪取之然諸夏則可夷狄則不可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曰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楚子圍鄭

無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公羊傳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臺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攜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屢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朽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旣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穀梁傳曰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董子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與賢者爲禮又觀德篇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案後儒尊攘之說則當親者晉不當親者楚也何德之足云不知春秋之義中國夷狄之別但視其德中國而不德也則夷狄之夷狄而有德也則中國之無疆界之分人我之相否則孔教不過如婆羅門摩訶末之閉教而已後儒孫

明復胡安國之流不知此義以為春秋之旨最嚴華夷之限於是尊己則曰神明之胄薄人則曰禽獸之類苗獯狗獯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之嗚呼背春秋之義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義則華夏之

限終莫能破大同之治終末由至也

秋七月無說義見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無說

宋師伐陳

無說

衛人救陳

無說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

穀梁作伐莒

無說

夏楚子伐宋

無說

秋螽 穀梁作蝻

無傳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梁石經亦作穀

無說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無說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薨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薨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人父也此明臣子尊榮當與君父共以養孝子之志後世贈封先世之典從此出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也

晉侯伐鄭

無說

秋九月楚子圍宋

無傳何君述口說日月者惡久圍宋使易子而食之

葬曹文公

無說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無說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不嫌與實解宋同文者平事見刺皆可知

夏五月宋大夫及楚大夫平

夏五月宋大夫及楚大夫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

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何注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

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不修春秋當作宋大夫及楚大夫孔子筆削之爲人以明君在臣不得專定和議爲一義又明上下同欲稱人爲二義又明兩國之臣不欺爲三義不乘人厄而許和議爲四義文約而旨博如此君在臣不專定和議以明權限上下同欲乃定和議則君主及上下議院皆同心之謂此尤升平世之大義矣

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

六月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公羊傳曰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穀梁傳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董子繁露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

謂之子以領其意何君述口說曰以去俗歸黨亡故君子閱傷進
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錄以歸者因可責而
責之責而加進之者明不當絕當復其氏不修春秋當無日無以
潞子嬰兒歸孔子加出以疾夷狄之俗而去離之蓋能歸中國則
亦中國矣故國雖亡仍謂之子以領其意未能與中國合同禮義
相親比也故猶繫赤狄此美進化之賢而惜進化未至離乎野蠻
而未能親合于文明以兩不相容而亡以戒變法不全者也此若
埃及威明流王之變法爲英法所制矣小國進化故爵之猶暹羅
變法各國亦稱之也進化歸義者當復其氏孔子于進化者備贊
美責備愛惜之意焉

秦人伐晉

無說

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

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公羊傳曰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曰王札子者當上之
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
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
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
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
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何君述口說曰天子
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子者王
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上札繫先王以明之不稱伯仲者辟
同母兄弟起其爲庶兄也主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
至令殺尊卿二人不言其大夫者挈也惡二大夫居尊卿之位爲
下所提挈而殺之大夫相殺不稱人者正之諸侯大夫顧弑君重

故降稱人王者至尊不得顧不修春秋當有其大夫三字孔子削之以明臣侵君命爲不臣君失其命爲不君之義又明任官以賢不以親親者宜尊以禮而不可任以權國朝禁不以親王入軍機得此義漢光武宋太祖以高秩厚禮答元勳峻文深憲責吏職亦得此意者也二卿不知預防而至爲人矯殺亦可責也近者端王載漪殺許景澄袁昶亦其類也爲天下主者天此孔子口傳大義與摩西耶蘇同但孔子于天之下于國有君子家有父再有條理耳然將來合大地而奉之則天也

秋蠲

蠲穀梁傳作蠲

無說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

牟婁穀梁作無婁

無說

初稅畝

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何君述口說曰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井雖臯陶制法不能使疆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

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防五穀還廬舍種桑栽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土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墾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

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此明耕田之制及稅法明稅當用什一而莫善於助也口說發井田民居男女養老求

詩鄉官學校選舉積儲皆備蓋皆孔子之制莫詳于此矣古無井田之法故猶稅畝蓋舊制如此禮曰獻田宅者操書致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夏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三統之制也貢助徹三法亦皆孔子稅法分作三種聽後世度時地行之而孟子三法之中以助爲善于貢者也什一貢法也藉助法也二傳各述一統雖不同皆孔子井田法也孔子之道本于仁仁本於孝孝在錫類仁在推恩凡人類皆天所生分形而同氣者也仁者博愛已立立人必思所以安樂之無使一夫之失所然必當有仁政乃能達其仁心孟子學孔子開口卽言仁政及卽仁政之實殷殷告齊梁滕改舊制而力行以救生民者則只此井田而已井田之法諸書不見何君述口說最詳蓋生人皆同胞同與只有均愛本無厚薄愛之之法道在平均雖

天之生人智愚強弱之殊質類不齊競爭自出強勝弱敗物爭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聖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趨于平而後止而平之爲法先重民食爲先古者大地未通有土生財以農立國故造平法莫先農田立政莫先于王者起化莫先于一夫故別公田私田以養君子野人計夫家丁口以爲授受墾易田中自井竈葱韭廬舍桑菽菜畜鷄豕瓜果蠶織喪葬凡養生送死皆取具焉邑中自里巷學校樵採緝織歌和求詩畜儲兵車力役選舉凡官民相交人情所有者咸備焉求詩之人卽今報紙也八十戶而一人當據亂草昧之時荒地尙多道路未通工商未盛欲民安樂莫良于此滕文公首行之李克盡地力亦略行之至後魏有口分世業之田周唐以興太宗時每夫授田五十畝貞觀之治號稱甚盛實行井田之效也但國土太大旣不封建授田甚多口分世業者鄉成于縣縣成于州州成于戶部

稽察既難奸宄易生至高宗顯慶之世口分田卽廢後無能行者然近者中國生人太繁分田不足亦實不能行矣若移民東三省新疆以實凶虛則猶可行至各國殖民之地若新闢之美洲草昧之巴西則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資生學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議傅氏欲千人分十里地以生殖對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此則孔子封建井田之法但小之耳終不能外孔子之範圍矣蓋均無貧安無傾近大倡均貧富產業之說百年後必行孔子均平義此爲太平之基哉但據亂人少專于農田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義則無論農工商而必行者也井田什一而藉者亦孔子懸農家一影耳若以工商大公司爲一封建則督辦司事卽君公士大夫而各工夥卽其民也人執一藝量以授俸于公司之中飲食什器衣服備具休休游游立學教之選舉升之力役共之非一農田之小封建哉今歐美之大農及大製造大商參

于議院行于宴會則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且備于禮樂故孔子井田封建之制施之據亂世而準推之太平世而準者也若夫稅法古今皆貢歐美各國皆用貢焉今西班牙稅十三之一法國十四之一普國稅十五之一奧國稅十六之一英國稅十九之一美國稅二十一之一俄國稅二十三之一日本稅三十之一惟吾中國稅千之一中國稅于民極薄然不足以立國養兵興學勸業修道衛生恤貧皆不能舉國體繭然是亦不遵孔法而爲貉法矣各國稅雖不及什一然古者授田而後重征之各國未嘗授田則不得行什一之例故西班牙法之民耗矣英美之民少樂未嘗授田者以二十稅一乎然此亦在興學立政之後非所論于今民繁而無教饑寒交偪之時也然貢者據亂世法也古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使民如借君民少平矣故助者升平之法乎若夫君民上下各修其職量力以受祿分祿以資公通力合作是謂大

同故徹者太平之法乎

冬螽生

公羊傳曰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曰螽非災也其曰螽非稅畝之災也古者君權太重故孔子以天臨之以災警之所以制君權令人君不敢縱肆故五行災異猶佛氏之地獄皆聖人不得已之苦心所謂權也若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世及憲法已立人君不得獨專之時亦不必言災異矣孔子為聖之時夏葛冬裘隨時立法不必泥也

饑

無說

十有六年春一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有六年春一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無傳何注云言及者留吁行微不進

夏成周宣謝災

謝穀梁作榭

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君述口說曰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穀梁傳曰周災不忘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劉向新序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孔子改制以春秋為新王周道亡于幽厲故以周為王者後文明所關樂尤文明之具恐文明之失墜故重之契丹攜唐樂而北雅樂遂亡東晉挾樂人而南魏

文所慕此可見王者後樂器之關係大矣
秋郊伯姬來歸

無傳何君述口說曰嫁不書者為媵也來歸書者後為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為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此明婦人已棄可更適人

冬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一月庚子許男錫我薨

十有七年春一月庚子許男錫我薨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無說

丁未蔡侯申薨

丁未蔡侯申薨

丁未蔡侯申卒

無說

夏葬許昭公

無說

葬蔡文公

無說何君述義曰不月者齊桓晉文沒後先背中國與楚故畧之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無傳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盟于斷道

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秋公至自會

無說

冬十有一月壬午口卒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何君述口說曰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止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此明兄弟篡弑不當仕其朝而不必去其國也又明逸民宜舉為天子上大夫之義又明盛德之士不名之義不修春秋當書名孔子特改書字以貴逸民不修春秋當無公弟疑亦孔子加之以著懿親遭變之法

文明之世最貴盛德之士今歐美多起家處士而為卿相者近日本福澤諭吉以一布衣而太子壽之國主禮焉後漢徵辟繼路禮嚴陵傳卓茂待樊英以壇席神明徵荀爽以九旬為公故風俗至美近世重爵位而輕逸民故俗寡廉恥而急趨競由導之者非其路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無說

公伐杞

無說

夏四月

無說義見前

秋七月邾婁人殺鄆子于鄆

秋七月邾婁人殺鄆子于鄆 穀梁無婁字鄆穀梁作緡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八年 秋七月邾婁人戕鄆子于鄆

公羊傳曰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曰戕猶殘也
稅殺也何君述口說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
道也言于鄆者刺鄆無守備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不修春秋當
作殺孔子改爲戕以惡殺人支解節斷之殘酷也又明責爲人君
而無守備遭戕之義人道以仁爲主故文明之世雖不能勝殘去
殺而殺刑亦日思新法務求其輕易亂世多慘酷之刑孔子先去
太甚近者已去斬用縲然又去縲用電日趨于仁孔子之所深許
也

甲戌楚子旅薨口月口口葬楚莊王

甲戌楚子旅薨口月口口葬楚莊王

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傳曰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穀梁傳曰夷

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不修春秋當書葬惟葬從臣子稱當如其尊號吳楚僭王不能書
故孔子削之野蠻之死生不足計故夷狄不書卒此許書之許楚
莊之進化爲霸也

公孫歸父如晉

無說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曰路寢正寢也

口口歸父奔齊

口口歸父奔齊

歸父還自晉至櫟遂奔齊

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櫟聞君
薨家遣墯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穀梁傳曰還者事

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遂繼事也何君述口說曰主書者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言至檉者善其得禮於檉言遂者因介反命是也不待報罪也遂弑君本當絕小善錄者本宣公同篡之人又不當逐不日者伯討可逐故從有罪例也此明奉使遭變聞君薨家遣哭踊反命于介而出奔爲得臣禮又明父在殯不得逐父使之義不修春秋當無還自晉至檉逐六字當亦孔子所加不修春秋本有日孔子削之又明弑君賊當絕之義蓋春秋一文必包數義如此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六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